穀梁大義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三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襄公十三年泓之戰楚敗公司馬貞索隱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

述曰泓水名故言之上以述戰地

吳太伯世家次曰餘眛索隱曰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爲夷末

述曰此據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本至汲古閣索隱單行本誤爲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並爲餘祭此小司馬辨夷

末之名非辨餘祭之名也

齊太公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裴駰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此引魯事以釋齊史也

魯周公世家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集解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述曰末二句大義凜然足廢公羊何注臆說

又桓公元年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說見師說麋信條

又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大廟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述曰外成人弒君之亂由于內弒其君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集解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述曰以鸜鵒爲夷狄之鳥與公羊同

陳杞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集解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述曰蒙婦人衣陳爲得不亡

衞康叔世家衞君起元年衞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剸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述曰李光縉本如此毛氏單索隱本云左傳作石圃此作塼音團又音徒和反塼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並末引及穀梁恐李本出臆改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集解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述曰見前

楚世家因殺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集解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以粲然狀皆笑之貌並得皆笑之情

晉世家伐虢取其下陽以歸集解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述曰闕

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入集解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述曰今本穀梁無此語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傳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近而字異耳此據李本此曹沫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具記行事之時

述曰余聞諸阮相國元曰公穀文簡此等事跡當具公羊外

篇穀梁外篇載在漢書藝文志惜今不傳矣

漢書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　穀梁子

述曰表列萬章告子之上是班固亦以穀梁爲子夏弟子與鄭康成同也又沈子師古曰魯人也善春秋尸子俱在第五等中中

刑法志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

述曰闕

又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

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述曰闕

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　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

述曰闕

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

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述曰據此知兩漢凡言治春秋者俱係公羊穀梁其於左氏
但稱傳也

又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穀讀曰傳後皆類此穀梁以爲愍
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述曰 闕

又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師古曰事見公羊穀梁傳

述曰 闕

又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謚恭也

述曰闕

又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穀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僖公者先禰後祖也

述曰闕

又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師古曰左氏傳公羊穀梁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　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　師古曰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述曰闕

又文公三年雨螽于宋　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

述曰闕

又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

進曰闕

又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 師古曰二十年曹會自鄸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專鄸也鄸曹之邑也鄸音莫鳳反

進曰闕

又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穀梁傳曰雝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

進曰闕

又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

之衛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

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

述曰闕

又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

述曰闕

又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

也

述曰闕

又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述曰闕

又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三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述曰穀梁特舉夜食之例而經之四例始備詳見述例日食條下

劉向傳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案此公羊說張晏誤作穀梁晝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述曰闕

梅福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已其在祖位尊之也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後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 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之文已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

述曰 闕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已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古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 郅支單于之首 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述曰此用穀梁說然則許嘉王商亦穀梁家也顏注不明引

穀梁亦疏

又故宗正劉向上疏訟陳湯之功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代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述曰以滅項為齊桓罪公穀說同況劉向詔受穀梁其所引必穀梁說而顏注屬之公羊足見公羊顯穀梁微矣此長編之輯余亦有所不得已也

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或說天子七廟無是文

述曰闕

匡衡傳陸賜奏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

述曰闕

翟方進傳奏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循吏傳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居處儉節神爵元年卒天子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按穀梁祭伯來傳文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述曰闕

游俠傳原涉應客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共公其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述曰此法未明引穀梁實約襄三十年穀梁傳宋災之文

佞幸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石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

述曰古不近刑人襄廿有九年穀梁傳文劉更生穀梁家也

故引之師古注引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未得其意

王莽傳莽上書引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述曰闕

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

述曰昭四年穀梁傳云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安帝紀皇太后鄧氏詔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

爾王父命章懷注穀梁傳曰衛靈公廢太子蒯聵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又作策命曰

大行皇帝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

述曰章懷太子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乃桓十八年范注文

語出大戴記

順帝紀質帝皇太后梁氏詔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定公八年

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傳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述曰　闕

郡國志魏郡元城墟故沙鹿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

述曰　闕

樊宏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上疏曰

春秋穀梁傳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百官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

述曰此襄二十四年傳文也范甯曰周書大荒有禱無祀

郎顗襄楷傳論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范甯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

述曰章懷注引穀梁傳今穀梁傳序文其敝也巫作其失也誣注家順正文之例耳

鄭玄傳論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述曰范甯穀梁注多載鄭氏起廢疾之文亦此意也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六變

不空生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

述曰弒君三十二者公穀二家之說蓋不誤也王益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鄭傅瑕弒其君鄭子鄭高渠彌弒昭公晉殺懷公於高梁爲三十六此左氏說經無其事檢班書劉向傳師古注自明矣

趙咨傳咨遺敕子曰豐貲重襚以昭惻隱 穀梁傳曰衣衾曰襚音遂

述曰 闕

班固傳林麓藪澤 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

士食舊德之名氏 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

舞八佾 穀梁傳曰天子八佾

述曰 闕

又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以命三驅 穀梁傳曰三驅

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典引曰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述曰闕

第五倫傳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贄曰章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

述曰闕

東平憲王蒼傳諫爲陵起郭邑疏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中山簡王焉傳顯宗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昌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

氏傳頰谷作夾谷

逃曰 闕

袁安傳安玄孫逢卒於執金吾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逃曰 闕

皇甫規傳上疏曰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逃曰 闕

陳蕃傳靈帝時代楊秉為太尉上疏曰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逃曰 闕

叢劉傳論自武帝已後崇尙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在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附黨之異已者攻伐之

述曰闕

宦者傳呂强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强爲都鄕侯强辭讓懇惻又上疏陳事曰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衞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

述曰闕

杜篤傳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幾夷文身穀梁

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東阻欽巖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于殽之巖唫之下

述曰 闕

文苑傳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常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

述曰 闕

文苑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云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述曰 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一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四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魏志裴潛傳注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答曹植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

述曰闕

高柔傳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

述曰闕

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名異王氏女也常曰婦人無

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閣邵姜沈流伯姬待煥每讀其傳心壯其節

述曰闕

高堂隆傳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勅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趨彈秦箏杌如進缶

述曰闕

失志步隲傳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述曰闕

張紘傳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述曰闕

晉書律歷志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

述曰闕

禮志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述曰闕

又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

述曰宋書禮志略同

五行志景武之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

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孫皓建衡元一作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大災

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

庶徵恒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吳孫休永安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四年七月雨雹按劉向說雹者陽脅陰也　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

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

元康三年四月榮陽雨雹弘農淛城雍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公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正非其時此聽之不聰之應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旣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瞑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瞑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

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瞑晦公室卑矣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臣下強盛將動而為害之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甯國諸山崩鴻水溢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同

述曰闕

羊祜傳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

述曰闕

秦秀傳咸寧中爲博士賈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不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述曰闕

江統傳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又云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

述曰闕

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

下太子乃止又云嶠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春秋大居正崇王
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述曰闕
刁協傳左光祿大夫蔡謨理協死難與庾冰書曰春秋之義以功補
過
述曰闕
郭璞傳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
貴元慎始
述曰闕
慕容翰傳翰曰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述曰闕

宋書禮志徐禪曰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已或庚並有別議　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然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已參差未見前徵

述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即用夏正也其二月三月

爲不從立說並非三王各用其正郊天之說何假誤駁

又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

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

述曰闕

又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春秋僖公八年秋七

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曰著祫嘗也

述曰闕

又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

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按禮記不

代祭爰及慈母置廟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

執虔祀事異前志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儀

晉鄭庾蔚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

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

親奉之理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

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

應祠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爲非

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

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

述曰闕

又晉車騎將軍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

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

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

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述曰闕

樂志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

述曰闕

天文志青龍四年十月乙酉有星孛于東方占曰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

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述曰闕

五行志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案此可作虞主用桑注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案此可作有鸛鵒來巢注

述曰闕

劉穆之傳高祖表其功于天子曰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述曰闕

謝瞻傳瞻見討乃上表曰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

以輿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擠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
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朱室邪

進曰闕

臧燾傳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乃上議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廟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僖十有五年穀梁傳文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

述曰闕

徐廣傳隆安中李太后薨廣服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宜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後從其議

述曰闕

蔡廓傳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

述曰闕

范泰傳泰初爲太學博士元嘉三年上表禮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

述曰

王韶之傳高祖受禪放遣三叛士韶之啟曰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綴帶當年文十有八年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綴帶進平宣簡王宏傳齊建元初啟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景素在宋以反誅此訟其寃也曰日益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綴帶從容其昳闘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袁頵傳劭士與頵書曰身奉維新命承亨運綴帶談笑擊壤聖世

述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五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南齊書禮志尙書令王儉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

又儉議皇孫冠事歴代所無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述曰闕

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太尉從事

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王儉議正月上辛

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詔可

述曰闕

又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　建武二年正月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於世祖嘗經北面

述曰何佟之所引春秋之旨即穀梁閔公受國之義也

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十年薨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

所以爲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

述曰闕

王融傳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棘實爲戾晉疆彊盛乇鍾山皆稱氏以亡帝略遠孚撫思不服犧光幸代匿暮伊朝臣請收籍伊握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篇

述曰闕

以七王傳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

述曰闕

崔慧景傳子偃上疏曰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孫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

述曰闕

魏虜傳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稷志肅衛霜以去月下旬濟炙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壽知彼有大喪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

述曰闕

梁書元帝紀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春長狄之喉言欲誅侯景也

述曰闕

后妃傳高祖丁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婦人之道義無自專、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

述曰闕

江淹傳東昏末謂人曰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述曰闕

侯景傳大清元年上表請降齊文襄以書喻景曰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　景抗表曰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

述曰闕

陳書高祖紀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釋負

述曰闕

袁樞傳官侍中都官尚書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

述曰闕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詔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

乎旣富而教家給人足

述曰闕

又三年六月詔曰聞之德厚者流光天子七廟事者前經

述曰闕

禮儀志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
之山川牲用太牢

述曰闕

又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衛校而進鳴鼓促圍事畢天子還
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其餘飹於圍下量犒將士

述曰闕

五行志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述曰闕

食貨志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述曰闕

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

述曰此所引乃劉向穀梁說也

魏澹傳官著作郎高祖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

述曰闕

舊唐書高祖紀義甯二年五月戊午隋帝禪位詔曰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

述曰昭公二十有九年穀梁云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又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世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

述曰文公十有四年傳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成公二年傳

一戰縣地五百里

中宗紀詔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之儀亦異

述曰隱元年傳兄弟天倫也范甯注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元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述曰闕

又五年正月癸卯寅時太廟屋壞移神主于太極殿上素服避正殿輟朝五日躬親祭享

述曰闕

又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獲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述曰闕

代宗紀大歷二年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臣者三公之職

述曰闕

新唐書太宗紀贊曰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出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

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述曰春秋成人之美隱元年穀梁傳文即責賢者備亦隱元傳義也宋子京之贊引此蓋亦穀梁家歟

武后紀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于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

述曰闕

穆宗紀贊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述曰穀梁隱十有一年傳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范注責臣子也公羊亦同

偕一行略例其四日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

述曰劉孝孫是左氏傳仁均是穀梁卽明歷法者亦各執一說甚矣調人之難也

后妃傳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將立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邱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覦之心息矣

述曰無以妾爲妻此僖九年葵邱之會穀梁傳文公羊亦有此言則在僖三年陽穀之會　宋人夏父之會當作宗人釁夏之對見左氏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

固無其禮也

于志寧傳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

述曰莊二十有二年杜預注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韋見素傳元宗曰太子仁孝今受命朕如釋負矣

述曰 闕

哥舒翰傳破吐蕃於積石雙馬無還者

述曰 闕

柳渾傳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況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

述曰闕

陸贄傳極諫德宗曰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述曰闕

王彥威傳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旬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文九年穀梁傳文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述曰闕

劉蕡傳文宗大和二年廷對策曰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

述曰蕡明春秋而所引凡十餘條皆穀梁大義詳見師說

孝友傳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其後柳宗元議曰元慶能處心積慮隱元年穀梁傳文以衝讎人之胷今若取此前陳子昂議元慶處罪以斷兩下相殺某公某年穀梁傳文則合於禮矣

述曰闕

儒學傳朱子奢蘇州吳人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子奢建言天

于七廟若五廟則與子男同則向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
游狹之義僖十有五年穀梁傳說於是何書其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亦僖十有五年傳文推親親顯尊尊爲不易
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

述曰子奢從鄉人顧彪受左氏春秋而奏議則據穀梁之義
於此見穀梁禮制超越羣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又陳京字慶復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又四門博
士韓愈曰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
之主復築宮以祭

述曰闕

又許康佐傳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後問李訓對曰古閽守小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於是內謀翦除

兆曰闕

新五代史梁本紀論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

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爾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能知春秋之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進曰闕

漢本紀論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如此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

逃曰何郯公以為元者氣之始范武子用杜預體元居正之說歐陽此論與三家說者不合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而以元為始子夏豈尚疑莫能明而必以此問夫子哉新唐書載劉蕡對策說春王正月兼用公穀二家之說歐陽作司天考序亦云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恭知是說之未然矣

梁家人傳論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朗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者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

仲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子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述曰　闕

梁臣傳序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

述曰　闕

敬翔傳　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述曰　闕

死事傳序　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

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

述曰歐陽公修五代史仰師春秋隱元年穀梁傳言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歐陽此言與穀梁家說合穀梁傳多引論語爲說成美不求備皆見論語亦與穀梁傳例合

司天考第二序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聖人既投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

述曰漢書五行志如董仲舒是公羊家劉向是穀梁家所說

未可盡斥然歐陽謂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弟子莫傳有所述其言最正隱公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此即用論語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義歐陽說與傳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三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